第六十一战 相位鞋

明明应该是一句令人恶寒的狂乱之言，但当时言澈正伏在他身下，眼神迷离，徘徊在痛苦与极乐的交界地带，竟是在神志不清的时候咬牙挤出这么一句，声音却还是那么温润清雅，就像一只可爱的小博美对着一条无辜大金毛嗷嗷发火，让人不禁想笑。再加上一开始进入时，言澈疼的死去活来，几乎要失去意识，却又湿着眼眶一边不小心抖出几个“疼”字，一边张开双臂拥着安容与的脖颈，咬牙说着“进来吧”，这句话就像是一根棍子，彻底将安容与脑中最后一点理智与清醒搅得稀巴烂，随后他便被开了闸似的，疯狂倾泻着长久的相思。

回到房间后，安容与想将言澈抱着坐到软椅上吃饭，但屁股刚一挨着东西，他眉头就皱了起来，一副要哭的样子。无奈之下，急中生智的罪魁祸首只能将枕头拿开，把盒饭铺在床头的位置，让言澈趴着吃。

言澈仿佛受了奇耻大辱一般，哭丧着脸艰难嗦粉。安容与端着碗看着他，那模样又可怜又可爱，扒拉了两口凉面，看的好笑，一不小心就噗嗤了出来。言澈幽怨地瞪了他一眼，噘着嘴说道：“你还笑！”

做错了事的臭小孩赶紧凑过去亲了那气鼓鼓的男人一口，忍着笑说道：“哥，我错了，要不还是我喂你吧。”

言澈现在是又肿又痛，连躺着都不舒服，就算想喂饭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姿势，只能摆摆手拒绝。

原本吃喜欢的食物应当是享受的事，不过却因为不得不用一只手肘发力而弄得肩膀酸痛。再加上刚才这一个多小时本就用手过度，吃完饭后，那两只手臂竟是像面条一般，软绵绵的脱了力，连按个遥控器都费劲，真是苦不堪言。

饭后，安容与收拾好房间，又抱着言澈去漱口，等自己也洗漱完毕后，就上床拥着言澈，一起看了会儿电视，没多久就双双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言澈仍是不能站起身来，在第三次被安容与抱着洗漱后，他的脸终于彻底垮了下来，表情幽怨地看着手机，而后又一脸看破红尘的咸鱼状瘫倒在床。期间安容与多次表达了自己最诚挚的歉意，还真心求解道：“哥，怎么一晚上了还那么疼？”

言澈被安容与那副补课时遇见难题后来问他的表情弄的哭笑不得，总觉得这臭小子是借故自吹自擂，但那神情又极度自然，于是他难得说些情侣之间的俏皮话：“别问，问就是你器大活好、超长待机，行了吧？”

安容与被他这句话惊得够呛，脸刷的一下就红了，似乎是真的刚考虑到这层原因。此时他正在搜索“同志第一次性行为后红肿疼痛怎么办”，起初还以为这是gay之常情，结果竟然是因为自己不合常理，不免有些害羞，又洋洋得意。可高兴归高兴，毕竟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如果每一次做完言澈都要这样瘫痪一天，那岂不是只有周末可以做了？转念一想，言澈即将开始单休制工作，自己不久后也要到离城区比较远的地方讨生活，那时大概也只能周末相见了吧。

言澈看见他脸上这阵阴晴不定，将他心里这些小九九猜了个七八成，努力爬过去摸了摸他的头，笑道：“你情我愿的事，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唔，可能第一次……就这样吧，以后就好了。”语毕，言澈的脸突然就红了，索性一把扯过被子蒙住头。

“哥！”安容与饿狼扑食一般扑了过去，“我真是……我真是太喜欢你了。”说着就用头去蹭言澈的颈窝，也不想想自己有多重。

随着言澈吃痛的一声惨叫，那不知轻重的大笨狼被一脚踢到了床下面，脸上还在傻笑。

一直到这天晚上，言澈才勉强起床，能进行慢速行走而不会因为牵扯到受伤的地方而疼痛。两人慢慢踱着步子，荡到了一家烤串店，饱食一顿后又去江边吹着晚风散了散步。

长长的临江步道上尽是行人，三三两两的各自谈天说地。偶尔路过一块小空地，都一定会有一群中老年人在跳广场舞，热闹得很。

河对岸的山体上零散分布着几家住户，点点灯光成了那一片唯一的光源。眼前这边的堤岸上，种了一整排垂杨柳，风一吹，繁茂的柳条就哗啦啦地响，安容与不禁想起了言父画的那幅杨柳图，想必正是以此处为背景作的。

突然觉得就在这里生活也挺好的，风景秀丽，民风淳朴。少了大千世界的万般诱惑，每日与心爱之人出来散步赏花、呼吸新鲜空气，可谓是心旷神怡，延年益寿。

言澈盘算着这几天逛过的地方，最后说了句：“明天早点起，趁太阳出来之前去爬山，回来后带你去我以前读的小学和初中看看，后天回去。”

回到酒店后，言澈坚定拒绝了安容与想要伺候他洗澡的请求，抱着衣服毅然决然地进了浴室，锁上了门。安容与坐在浴室门口，竖着耳朵监听着里面的动静，生怕身娇体弱的言澈突然疼的晕过去。

不过二十分钟过去无事发生，言澈擦着头发走了出来，整个人看起来神清气爽，面色红润有光泽，看的安容与不住咽口水，随即被言澈一巴掌拍在额头上，催促他去洗澡。

虽然欲|火中烧，但考虑到言澈身体还未恢复好，安容与硬生生忍着，抱着言澈睡了过去。

第二天早上六点，言澈的闹钟悠悠响起，他伸出手掐掉后，便去摇安容与，结果这人睡得死沉，摇了几下都没醒，言澈心生一计，朝着前两天探得的一个敏感点，狠狠按了下去。

“啊——”安容与吃痛，又感到一阵酥麻式的暗爽，惨叫一声后睁开了眼睛，看见言澈的脸，便什么起床气都没有了，反凑过去亲了亲那两片花瓣唇。

洗漱完毕后，言澈牵着他上山，路上介绍着这座山，和一些过往的故事。其实这是一大片连绵的山脉，每个山头都差不多高，所以也没有个什么主峰。只有其中两座靠近城市的山头铺就了水泥路，唤作“峦青峰”，稍大的那座为“大青峰”，另一座便是“小青峰”。两座山连在一起，山尖上各有一座佛寺，隔空相对。

小青峰上长满了松树与青竹，密林间松针层层叠叠铺了老厚，下过雨的清晨便会长出不少可以食用的蘑菇。而春天来临之前，竹海里又有清脆爽口的冬笋拔地而起，不过近两年开挖过度，政府立了牌子禁止私自挖笋，成效倒也还不错。

大青峰上种了一个山头的樱花树，夹杂着一些桃树、梅树、梨树，每年花期，都美的像仙境一般，尤其是早晨起雾的时候，云烟缭绕，枝繁花茂，着实是一派引人入胜的美好景象。待到十月，那些梨树又会结满金秋梨，沉甸甸的要将粗壮的树枝压断，于是游客们会随手打上几个带走。不过这梨子虽大，口感却稍涩，酸的居多。

上山的主道好走，坡度很缓，只是修的十分蜿蜒曲折，就像来时的临江山路一般，似乎在这座依山傍水的小城中，所有的路都是这样九曲回肠的，倒也别有一番风味。山上的花草树木都自由生长着，奇形怪状的，言澈偶尔能找到几株树莓，不过已经过了结果的季节，此时只是空有繁茂的枝条而已。

走到两个山头中间最后一个平台上，两人找了块地站定，像模像样地做起了伸展运动。山间的空气清新干净，混杂着竹子和松针的清香，偶有虫鸣鸟啼，好一派山水光中的景象，让人只想搬个藤椅过来躺上一天，吹着清凉的山风，看看书，喝喝茶。

“哥，这儿真好。早上能来爬山，白天工作完后，吃顿好饭，去河边走走，有山有水的，真是惬意。”安容与微微笑着，看向言澈说道。

“你喜欢的话以后再来，我也得回去好好搬几年砖，存点养老钱。”言澈摸了摸安容与的头，十天下来，头发明显长长了一截，软趴趴地倒在头上，倒也没那么扎手了。

一句话点醒那梦中人，安容与点点头，心里暗自下定决心，趁着年轻，得赶紧打比赛、开直播赚钱。之后存个百八十万的去做个投资，安享晚年。他听说干IT这行的，都是天天修仙随时猝死的命，要不是他现在还没甚本事，真不想让言澈去上班，哪怕投资开家店都好。

下山之后，先后去逛了逛小学和初中，规模都不大，比起上安市内的学校来说，朴素的简直像是希望小学。十年过去了，无甚变化，只是稍稍粉刷了墙皮，修葺了花坛。

这座小镇，街道、建筑都是简单的灰色，而天空、山水、居民却是五颜六色的，兴许这样的灵地，倒是也能养出一些心境超脱的人杰。

不知不觉又到饭点，这几日大鱼大肉吃的，安容与不禁感觉肚皮都变的有些松垮，而言澈却还是一副吸收不良的样子，看的他心疼。这晚倒是没再想着吃顿大餐，安容与心心念念那碗粉，想着只有这里能吃到就不免难过一番，于是又去那家只在晚上开店的苍蝇馆吃了个舒坦。

回酒店洗漱完毕后，两人一个眼神交流，天雷勾动地火，吻的脸红脖子粗，衣服刚脱到一半，手机响了，还是微信语音的那个铃声。

安容与不耐烦地掐掉，几秒后又响了起来，简直像催命符一样，烦得他几乎要骂娘。

言澈被他压在身下，此时眼神已经变得柔情万种，笑道：“接吧，打来好几次应该是有急事。”

安容与无奈之下只能先狠狠亲了他一口，然后板着个脸接起了来自钦不语的视频通话邀请。他皱了皱眉，心里清楚除了之前一起的视频群聊外，这讨厌鬼只会在喝醉的时候给他打视频电话，原因很简单——此奇男子每每醉酒时，都觉得自己帅的发光，可与日月争辉。

果不其然，钦不语敞着蚕丝睡衣，左手边散着一个公文包，右手拿着一瓶罗曼尼康帝，已经喝的快见底。

安容与嘴角抽搐，想着亲爹也藏了几瓶这酒，逢年过节的才喝上一瓶，这二世祖可好，一生气就把名酒当水喝，到了又是一顿吐，叮咣四五吐个干干净净。

“容儿！”钦不语开口便哀嚎道，“我哥欺负我，你也不接我电话！”

“……”安容与捏着眉心发愁，看来这厮醉的不轻，指不定又得折腾他多久，“正经事被你打断，我还没找你麻烦呢！”

钦不语眯着眼睛凑近了看他，笑道：“没穿衣服……你小子，可以啊。”

简单贺喜后，醉鬼钦不语又开始了长达半小时的控诉，大概就是他在酒吧里见着个看对眼的研一学生，两人饮酒作乐快活似神仙，刚要相约进行深入了解，就被钦不悔拎了回来，理由是“滥交有害身心健康”。回家后钦不语就抢了他的公文包，把里面的资料翻了个风中凌乱。

“天地良心！我和那小子分手以后就没碰过别人！”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，补充道：“还得加上我回国那两个月，整整一年！”

躺在身后的言澈也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安容与更是笑的要岔气——这对于人肉永动打桩机来说简直就是史上最惨酷刑。

“小澈在旁边吗？”钦不语又凑了过来，“给我看看……多好的人，竟然被你给拱了。”

言澈伸过头，还向钦不语打了个招呼，听见他后半句话，又是埋着头忍笑。

“再见！以后有事儿别找我！”安容与冷哼着就要关掉视频，却又不太放心钦不语的状态。

“咚咚咚。”房门上传来一阵敲击声，“不语，开门，你今天喝多了。”是钦不悔深沉的男低音。

钦不语没搭理他，将剩下那点酒一饮而尽，孩子气般的哼哼唧唧。不一会儿，门还是打开了，应该是钦不悔怕他出事，拿来钥匙强开的门。下一秒，镜头一晃，安容与只看见钦不悔快步走了过来，拿走酒瓶。

窸窸窣窣一阵后，镜头被扶正，出现了钦不悔那张英俊又冷漠的脸，冷冷说道：“给你添麻烦了，他现在喝解酒汤去了。”

安容与赶紧朝他道别，将手机随意扔开就扑回去抱言澈。一开始言澈还半推半就的，被他按着猛亲了几口后，情绪被带动起来，渐渐深情回应着，两人抱作一团。

一开始的进入依旧是如此撕心裂肺，言澈直感觉自己像是被劈开了似的，不住蜷缩着想要逃走。渐渐接受以后又不由得享受起来，在筋骨撕扯感与异样兴奋感中找到了平衡点，情绪一齐冲上巅峰时，只觉得这大概便是人生快活之最了。

这一夜，安容与像是要将积压了两年半的感情尽数倾泻一般，按着言澈足足做了四次，也顾不上什么怜香惜玉，笨拙地用身体和行为表达着自己对言澈的爱意，而言澈也悉数回应着，在这夜色朦胧的房间内，将柔情蜜意打翻，伴着甜腻的吐息，爱|欲碎落满地。